

# 卷三



書名 秦漢文八卷 嘉靖中新安程良錫重校刊本  
 撰者 明 胡纘宗 輯, 明 馬驥等 校  
 卷三  
 內容分類 集 總集-各代-上古漢魏六朝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4  
 編號 D7831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3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4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 [秦漢文八卷](#) [嘉靖中新安程良錫重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秦漢文卷之一

天水胡纘宗編次

吳門馬驥黃省曾王寵校

新安程良錫重校刊

秦惠文王

詛楚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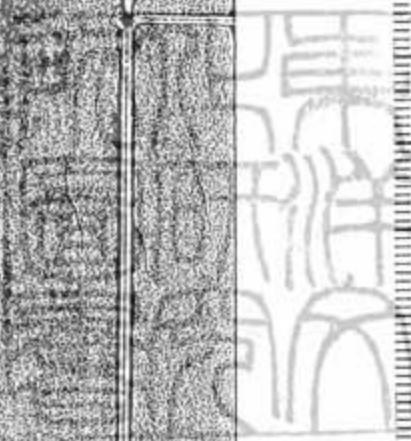
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馨

告于不顯大神巫咸

又秋本作不顯大沈又秋

以匹楚王熊相之多臯







秦漢文卷之三

天水胡纘宗編次

吳門馬驥書省曾龍校

新安程良錫重校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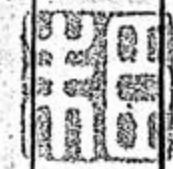
賈誼

過秦論 漢書應劭曰賈誼書第  
一篇名也言秦之過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 韋昭曰殽謂  
二殽函函谷

關也史記張良曰關  
中左殽函右隴蜀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

卷天下包舉宇內 春秋握誠圖曰諸侯  
冰散席卷各爭恣妄囊括四



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張晏曰括結囊也言能包含天下也周易曰括

囊無畧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

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闘諸侯戰國策蘇秦說

橫高誘曰合關東從通之於秦故於是秦人拱

手而取西河之外李斯上書曰孝公用商鞅之法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

孝公既沒惠文武昭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王立卒子武王立卒立異毋

弟是曰昭襄王也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

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

巴蜀南取漢中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

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

從締交相與為一文穎曰關東為從張晏曰此

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

史記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又曰孟嘗君者名文姓田氏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

歇姓黃氏又曰魏公子無忌者魏安釐三弟也為信陵君此四君者皆明智

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諸

侯結納為從欲以分離秦橫也兼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

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

為之謀呂氏春秋曰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齊人書尸三萬以

為二京甯越謂孔青曰苦矣不如歸尸以內攻  
之彼得尸而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甯越  
趙人也徐尚未詳蘇秦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  
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  
願學所以安周高也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程  
亭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戰國策東周齊明  
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為已求地於東周也高  
誘曰齊明東周臣也戰國策曰齊令周最使鄭  
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高誘曰周最周君  
之子也仕於齊故齊使之也字林曰最才勻切  
戰國策秦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  
信乎軫曰然高誘曰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也  
韓子于象謂楚王曰前時王使召滑之越五年  
而能成之史記范環對楚王曰王前嘗用召滑  
而郡江東召音劭滑音依字戰國策曰秦王伐  
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不欲秦攻楚楚且

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高誘曰  
樓緩魏相也翟景未詳史記曰蘇秦之弟厲因  
燕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子  
為謝遂委質為齊臣又曰樂毅賢而好兵為魏  
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也吳起孫臏  
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史  
曰吳起衛人也聞魏文侯賢事魏文侯以為將  
又曰孫臏生阿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也田忌  
進孫子於齊威王帶佗未詳佗徒何切呂氏春  
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  
豪士也兒五兮切廖力彫切戰國策曰韓魏之  
君朝田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使田忌伐魏  
三戰三勝高誘曰田侯宣王也史記曰廉頗趙  
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  
又曰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秦嘗以十倍之地  
代韓趙王令趙奢將而救之

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叩或為仰言秦地高

故曰仰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

敢進九國謂齊楚韓魏燕趙宋衛秦無亡矢遺

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李巡爾雅注曰鏃以金為箭鏃也

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

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音魯韋昭曰大櫓曰

櫓左氏傳曰狄虎彌建大車之輪以為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

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

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史記曰昭襄王卒子李立

公羊傳曰桓公之享國也長何休曰享食也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

烈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烈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

二周而亡諸侯以馬喻也說文曰振舉也史記曰始皇滅二周置三川郡履

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浦以鞭笞天下臣瓚以為短曰

敲長曰朴說文曰敲擊也苦交切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

為桂林象郡漢書音義曰百越非一種若今言為桂林象郡常昭曰桂林今鬱林象郡今日南也百越之君俛首係

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

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

言

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

愚黔首史記李斯曰請廢博士官所職天下敢

日秦更名隳名城殺豪俊復阻以為已害收天

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鋌鑄以為金人十二以

弱天下之民如淳曰鋌箭足也鄧展曰鋌是打

之咸陽以銷鋒鋌為鍾鏐金人十二重各然後

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服虔曰斷華山為城美據

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

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誰何問之也

卒如淳曰何謂何官也廣雅曰何問也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

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金城言堅也史記張良

天府之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史記秦始皇曰朕

計數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

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陳涉已見鄒陽上書禮

昭曰繩樞以繩肩戶為樞也氓隸之人如淳曰氓古而遷徙

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方言曰庸賤稱也言非

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倚頓之富史記曰范蠡

以為陶天下之中昔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孔叢子曰倚



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  
 往而問附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生特乃  
 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躡足行伍之間  
 其滋息不可計以與富猗頓也躡音疊音義曰俛音免  
 俛起阡陌之中如淳曰躡音疊音義曰俛音免  
 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  
 揭竿為旗埤蒼曰揭竿舉也巨列切天下雲會  
 而響應羸糧而景從莊子曰今使民曰其所有  
 賢者羸糧而趣之方言曰  
 羸擔也音盈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  
 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殺函之固自若也陳涉  
 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

鋤耨棘矜巨不銛息於鈎戟長鍛所也孟康曰  
 也張晏曰矜音謹爾雅曰棘戟也言鋤柄及戟  
 槿也音憂槿巨中切如淳曰鈎戟似矛刃下  
 有鐵橫上鈎曲也說文曰鍛鉞有鐔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  
 師也通俗文曰罰罪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  
 非及曩時之士也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論  
 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  
 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莊  
 曰大樹其絜百圍司馬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  
 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鄧展曰

也蘇林曰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  
招音翹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春秋  
謂曰君殺妻誅為天下笑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論中

此與後篇舊俱作過秦下今分之蓋以其文辭重復而各有首尾所致論者一為二世一為子嬰發也

秦滅周祀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天下之士斐然嚮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而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天下

是以諸侯力勁強凌弱眾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音疲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

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專一作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

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一作權焚文書而酷刑法先

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無者高詐力安危者貴順權以此言之取與攻守不同術也秦雖併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

改是以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  
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論上世之事並  
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  
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  
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亡  
夫寒者利短襪一作短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囂  
囂一作整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嚮  
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  
海內之患編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

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

戮除去收帑汚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

散財幣以賑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

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

自新更節循行去聲各慎其身寒萬民之望而以

盛史記作威德與天下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內皆懽

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害之民無

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

奸弭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

民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吏治深刻賞罰  
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東不能紀百姓困窮  
而主不收卹然後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  
者衆刑僂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郡鄉以下  
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  
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  
藉公侯之尊奮於大澤而天下嚮嚮應者其民  
危也故先王者見終始之變知存亡之由是以  
牧民以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

必無嚮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  
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不  
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春以為  
扶蘇死  
而胡亥立天之欲速秦亡  
有在矣二世何足罪也

### 論下

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循津關據嶮塞繕甲  
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  
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橫行  
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強弩

不射楚沛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難於是

山東諸侯並起豪傑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

章邯因其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按秦本紀

邯與楚戰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亡去見邯云云項羽

擊秦軍虜王離邯乃以兵群臣之不相信可見降諸侯初無要市謀上意

於此矣子嬰立而遂不悟借使子嬰有庸主之

材而僅得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

宗廟之祀宜未絕也班固典引謂此言非是秦

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公旦之才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貴一日之孤云秦地可全所

謂不通時變者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

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

此豈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昔日同心

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知并列良將行其

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嶮阻而不能進秦乃延

入戰而為之開闔百萬之徒逃敗而遂壞者豈

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秦雖小邑伐

并大城守阨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

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

也其交未親其民未附名曰亡秦其實利之也  
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陣案士息民以待其  
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  
內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禽者其採敗非  
也秦王足已而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  
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  
三主之惑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  
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  
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忠言未卒於口而

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平足  
而立掛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先道而忠臣不敢  
諫智士不敢謀也天下已亂奸臣不上聞豈不  
悲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  
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  
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  
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  
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王序得其  
道而千餘載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能長由是

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吳主孫權嘗問闕澤書傳篇賦何者為美澤欲調諭以明治亂因對賈誼過秦論最美權覽讀焉宋陳無已曰賈誼之過秦以諭漢也陸機之本傳文帝初立辯亡以警晉也有經世之心焉

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徵為廷尉廷尉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為博士博士秦官也因著過秦論論

### 治安策

誼為長沙王太傅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蘇林曰宣室未央前王室也應劭曰釐祭餘肉也漢儀注祭天地五時里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音禧師古曰禧福也借釐字為之耳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

前席師古曰前促近也既罷曰吾久不見賈誼所說其言也

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迺拜誼為梁懷

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傳

之數問以得失師古曰數朝問以國家之事是時匈奴

疆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濶諸侯王僭擬

地過古制師古曰僭比也上比於天子擬音僭淮南濟北王

皆以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款匡

建師古曰匡正也正其失也建立也立制節也其大畧曰

臣竊惟執事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

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

疏舉師古曰言不盡條記也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

矣師古曰進言者謂陳說於天子前者也治音直吏反此下並同臣獨以為未

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師古曰實謂治安則是愚也知其不爾而

假言之是諛諛也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

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師古曰厝置也音于故反火未及

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

尾衡決國制搶攘蘇林曰搶音濟濟蹌蹌不安也晉灼曰搶音倉吳人罵

楚人曰倉倉攘亂貌也師古曰晉音是倉音仕庚反攘音女庚反非甚有紀師

日紀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



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

危之機孰急師古曰言二事之中何者為急使為治勞智慮苦

身體之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

諸侯軌道兵革不動師古曰軌道言遵法也民保首領凶

奴賔服四荒鄉風師古曰鄉讀曰嚮百姓素朴獄訟衰

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

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

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

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

顧成新書作顧成

廟以奉六親至孝也應劭曰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以幸天下

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

為萬世法程師古曰程式也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

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

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師古曰少知治體者誼自謂也其

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師古曰忽怠志也臣謹稽之

天地師古曰稽考也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

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

師古曰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鄭氏曰今建立易改也國泰大其勢必

新書作夫樹國必當

日極之勢

茫無字者大郡疑  
國天臣疑主亂之嫌也

不秦漢文卷三

固相疑也臣瓚曰樹國於險固諸侯強大則下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執也師古曰鄭說是也

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如淳曰爽忒也甚非所以安上

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應劭曰淮親兄南厲王長

之子西鄉而擊如淳曰謂齊悼惠王子興居而為齊北王反欲擊取榮陽也師

古曰鄉今吳又見告矣如淳曰時吳王又不天循漢法有告之者

子春秋鼎成應劭曰行義未過師古曰行德澤

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師古曰莫大謂無有大於其國

者言最權力且十此者辱師古曰十然於此然而天下

必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

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師古曰大

抵猶言大畧也音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

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

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

帝曰日中必斐操刀必割孟康曰斐音衛日中盛者必暴斐也三墳

日太公曰日中不斐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師古曰此語見六韜斐謂暴

曬之也曬音所皆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

肯早為已廼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應劭曰抗

之也師古曰墮毀也抗舉也到割豈有異秦之

大秦漢文卷三

季世虐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  
 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  
 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  
 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師古曰曩久也謂昔時淮陰侯  
 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  
 王趙貫高為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  
 公者皆無恙師古曰無恙言無憂病也當是時而陛下即天  
 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  
 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師古曰淆雜也併音步與反非有

大室之勢以豫席之也應劭曰禮卿大夫之支子為側室席夫也臣瓚

曰席藉也言非有側室之勢為諸公幸者迺為

中涓其次塵得舍人師古曰塵與僅同塵材之劣也言纔得舍人

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

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

十縣德至渥也師古曰渥厚也音握然其後十年之間反

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林而臣之也師古

曰角校也競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

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



者曰疏

孟康曰諉累也以疏為累言不以國也

疏故反故其下句曰臣請試言其親者親者亦恃疆為亂明信等不以疏也師古曰蔡說是矣

諉音女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

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師古曰共

讀曰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

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虐臣又知陛下之不

能也若此諸王名雖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

心師古曰自以為於天子為昆弟而不論君臣之義慮亡不帝制而天

子自為者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擅爵

人赦死辜師古曰擅專也甚者或戴黃屋師古曰天子

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

聽召之安可致乎師古曰不軌謂不脩法制也致至也幸而來至

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應劭曰

視也師古曰言驚愕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如淳

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奏適啓其口七首

已陷其匈矣師古曰始欲發言節制陛下雖賢

誰與領此師古曰領理也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

之效也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

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師古曰易其

其法制既有徵矣師古曰徵其執盡又復然殃

既之變未知所移師古曰旣明帝處之尚不能

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蘇

曰孔子時人也師古曰坦而芒刃不頓者師古

芒也頓讀曰鈍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師

音胡解反至於髓髀之所非斤則斧師古曰

也髓髀上也言其骨大故須斤斧夫仁義恩厚

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

侯王皆衆髓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

嬰統也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

勢不可也晉灼曰二國皆反誅何不臣竊跡前

事師古曰尋前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最疆

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師古曰倚依貫高

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

又反晉灼曰日用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

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

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

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晉灼

日事勢可下也師古日曩亦謂昔時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

居雖至今存可也晉灼日事然則天下之大計

可知已師古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

如長沙王欲巨子之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

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

少則易使以義圖小則亡邪心師古日使以義

今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

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

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

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師古日若干象

貨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

之分地師古日分音扶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

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

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師古日諸侯之地

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師古

日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內而犬牙

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絕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所

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

師古曰償者謂所正列侯疆界有侵諸侯王者則漢償之誠以定治而已故

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

不王師古曰慮計也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

師古曰倍讀背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

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竒開章之計

不萌應劭曰柴竒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也細民鄉善大臣致順

師古曰鄉讀日嚮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

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服虔曰

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也應劭曰置遺腹朝委裘皆未有所知也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專先帝裘衣也當時大治後世誦聖

師古曰誦其聖明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

此師古曰憚畏難天下之勢方病大瘡如淳曰

瘡師古曰瘡腫也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

音上勇反平居不可屈信師古曰信一二指

音巨依反信師古曰信一二指信師古曰信一二指

信師古曰信一二指信師古曰信一二指信師古曰信一二指

信師古曰信一二指信師古曰信一二指信師古曰信一二指

信師古曰信一二指信師古曰信一二指信師古曰信一二指

曰踈古踈字也音之石反足下曰踈今所呼元脚掌是也

王之子弟之從弟也師古曰楚元王高帝之弟其子於文帝為從弟今

之王者從弟之子也師古曰楚元王高帝之弟其子於文帝為從弟今

兄子之子也師古曰惠王親者或亡分地以安

天下師古曰廣立藩屏則天安故曰以安天下天

偪天子師古曰偪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踈

輻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

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

也下也今匈奴嫪婁侵掠至不敬也師古曰婁

為天下患至亡已也師古曰亡已而漢歲致金

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師古

召也今號令也操謂主上之所操持也操音于高反天下共貢是臣下之

禮也師古曰共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師古曰顧

如人反師古曰顧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師古

曰顛倒如此而不能解救師古曰非亶倒懸而已師古

豈謂國自明智之人乎師古曰又類辟且病痲師古曰

痲音夫辟者一面病痲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

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張晏曰長爵高爵也





禦寇不得復除逸豫也蘇林曰輕易也不五尺

易得復除言難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以上不輕得息如淳曰五尺謂小兒也言斥候

望烽燧不得臥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

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卒之以相告曰

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煙曰燧張晏

曰晝舉烽夜燔燧也師古曰張

將吏被介冑而

睡師古曰被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

不使師古曰醫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

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

此安窮師古曰言長養此進謀者率以為是固

不可解也亡具甚矣師古曰亡臣竊料匈奴之

眾師古曰料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

一縣之眾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

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

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鄭氏曰說

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疆之因以漢事告  
匈奴也師古曰中行姓也說名也行音胡剛反  
說讀曰悅中行說  
事具在匈奴傳  
舉匈奴之眾唯上之令師古  
天子命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  
苑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

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師古曰信讀曰

伸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如淳曰僮謂隸妾也為

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師古曰如牙條以作履緣師古曰偏諸若今之織成

以為要擗及漂纒者也古謂之車馬居衣其上為乘車及騎從之象也內之閑中

服虔曰閑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

賣如婦聞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

毅之表薄紉之裏縑以偏諸晉灼曰以偏諸縑者衣也師古曰縑

音妾謂以偏諸縑者美者黼繡師古曰黼者織為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

以被牆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之

師古曰得其節而合宜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

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師古曰屈謂財

力盡也音其勿反且帝之身自衣阜縑師古曰縑厚繒也音徒奚反

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

夔妾緣其履師古曰夔庶賤者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

作之不能衣一人師古曰衣音於既反欲天下亡寒胡可

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

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

可得也

可得也國已屈矣師古曰屈其勿反盜賊直須時耳師古曰言待時而發然而獻計者曰母動師古曰言天下不可動搖為

大耳如淳曰好為大語者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師古曰無尊卑之差至冒上也師古曰冒犯也進計者猶曰母為可

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師古曰謂商鞅

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

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應劭曰出作贅婿也師古曰謂

之贅婿者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

有財以身為質也贅音質也家貧無有聘

而諄語服虔曰諄猶罵也張晏曰諄責抱哺其

子與公併偃師古曰哺飲也言婦抱子而哺之

步併音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應劭曰稽計也相與

計校也師古曰說讀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

亡幾耳師古曰唯禽獸也無幾言不多也幾音居豈

反然并心而赴時猶日蹙六國兼天下蘇林曰蹙音厭

師古曰蹙謂師古曰求得也功成求得矣師古曰求得也終不知

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師古曰反還也信并無之法遂

進取之業師古曰信讀曰伸一曰信任天下大敗眾掩寡智

欺愚勇威怯壯凌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

威震海內德從天下師古曰大賢謂高祖也德從天下天下從其德曩

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

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

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非耳慮

非顧行也師古曰言其所追赴唯計利與善惡今其

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

有東窺蓋謂陵上之寢剽音輟日奪兩廟之器如淳

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也師古曰奪拔也音騫又音蹇白晝大都之中剽

吏而奪之金師古曰白晝晝日也言白者謂喬不陰晦也剽劫也音頰妙反知

偽者出幾千萬石粟服虔曰吏矯偽徵發盈出也幾近也言詐為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賦六百

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如淳曰此言富者出錢穀得高爵或乃為使者

乘傳車循行郡國以為榮也師古曰如說亦非也此又言矯偽之人詐為詔令妄作賦歛其數

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也行音下更反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

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師古

曰特徒也言公卿大臣特以簿書期會為急不知正風俗厲行義也至於俗流失

至於俗流失

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師古曰恬安也音徒兼反慮不動於

耳目以是為適然耳師古曰適當也謂事聖當然夫移風易

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

師古曰鄉讀曰嚮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師古曰

削書札筐篋所以盛書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

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

有紀師古曰紀理也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之

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師古曰植建也僵偃

也音管子曰師古曰管子管仲也禮義廉耻是謂四

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管子

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師古曰若以管子

子為愚人其言不實則無禮義廉耻可也秦滅

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

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師古曰虛讀曰墟謂丘墟

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眾心疑惑師古曰

曰幾讀曰冀豈如今定經制師古曰經常也令君君臣

臣師古曰君為君德臣為臣道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

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群臣眾信上不疑惑師古曰眾

管子

信謂共為 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

矣師古曰執持而順行之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

維楫也師古曰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也詩曰維維之楫音集又音接中流而

遇風波船必覆矣師古曰覆音方日反可為長太息者此

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

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

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師古曰遠

音干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

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師古曰

也始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師古曰齊讀曰齋見之南

郊見于天也師古曰見音胡電反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

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師古曰赤子言

其新主未有眉髮其色赤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

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傳

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師古曰保安也傳輔也道讀曰導其下亦同

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

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師古曰宴謂安居故

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

之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

皆選天下之端士師古曰端正也直也孝悌博聞有道術

者以衛翼之師古曰悌音徒繼反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

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

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

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

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

所者必先受業廼得嘗之師古曰嘗讀日嗜擇其所樂

必先有習廼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

如自然師古曰習音亡官反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師古曰妃色妃也音亡官反

舍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踈有序

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

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

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

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師古曰踰與踰同謂越制帝入太學承

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

其不及也師古曰則法匡正也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

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師古曰

日輯與集同輯和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

有記過之史師古曰有過則記徹膳之宰師古曰有進

善之旌師古曰進善言誹謗之木師古曰誡惡

木敢諫之鼓師古曰欲顯瞽史誦詩工誦箴諫

師古曰瞽無目者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

長故切而不媿師古曰每被切磋故化與心成

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

以明有敬也師古曰朝日以朝夕月以暮皆春

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師古曰餽所以

明有孝也行以鸞和師古曰鸞和車上步中采

齊師古曰樂詩名也字或作趣中肆夏師古曰

名趣讀曰趨趨疾步也凡言中者所以明有度

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見其死聞其聲不食其

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師古曰遠

長音竹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

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

上者告訐也師古曰訐謂面相固非貴禮義也



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

者非斬鼻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

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

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師古曰艾讀曰豈刈管茅也音姦豈

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

也師古曰道讀曰導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

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

可知也師古曰已往之事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

智也師古曰法謂則而效之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

可見也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車迹曰轍然而不避是後車又

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

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

左右師古曰諭曉告也與猶及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

易成也關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

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師古曰貫音工宦反夫胡粵之人

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師古曰嗜讀曰嗜及其長而成俗

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

蘇林曰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為處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

憑空起論

臨綱日本論補言

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  
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也一人天此時務也凡  
子也言天子有善則兆庶獲其利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師古曰將然  
謂欲有其事夫

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

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

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

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

地耳豈顧不用哉師古曰顧然而曰禮云禮云  
猶反也

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師古曰眇使  
細小也

民曰遷善遠臯而不自知也師古曰見善則孔  
遷畏臯而離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師古曰論  
語載孔子

之言也言使吾聽訟與象人齊等  
然能先以德義化之使其無訟為人主計者

莫如先審取舍師古曰取謂所擇用  
舍謂所棄置也取舍之極

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師古曰極中安  
也萌始生也

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

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

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

不壽漢文卷三

三十一

妙喻確論

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師古曰道讀曰導道之以德教或與驅同下皆類此者德教洽而民氣樂師古曰道讀曰導道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

教語不整齊  
綱目本刪註即

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師古曰裕饒也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禍幾及身子孫誅絕師古曰幾此音鉅依反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

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師古曰胡何也人主之

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古陛九級上

廉遠地則堂高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陛云級廉近地則

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師古曰理勢然也故

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

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師古曰官師官之長延及庶

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

諺曰欲投鼠而忌噐此善諭也鼠近於噐尚憚

不投恐傷其噐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師古曰近音其斯反

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

黥劓之臯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

敢齒君之路馬斃其芻者有罰師古曰齒謂審其齒歲也芻所

食之草也斃音干六反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

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臯

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

不敬也師古曰遠離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師古

曰體貌謂加禮容而敬之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

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師古

曰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伯長也而今與衆庶同

黥劓髡刑笞僇棄市之法蘇林曰然則堂不亡

陛下彼戮辱者不秦迫乎師古曰迫天子也廉耻不行

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之心乎

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如淳曰失罪日當閹衆殺

二世於望夷宮本由秦制無忌上之風也投鼠而无忌噐之習也臣

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師古曰苴

者履中之藉也音子余反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

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

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

也若夫束縛之係縶之師古曰縶謂以長繩輸

之司寇編之徒官師古曰司寇主刑罰之官編次列也司寇小吏

詈罵而榜笞之師古曰榜音彭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

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

此也蘇林曰知其有一旦之刑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

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

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

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師古曰行音胡剛反移事智伯

及趙滅智伯。豫讓黷面吞炭。鄭氏曰：黷，漆面以易貌。吞炭，以變聲也。

也。師古曰：黷，熏也。以毒藥熏之。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

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

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

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

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

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

恥。師古曰：頓，讀曰鈍。集詬亡節。師古曰：集，詬謂無志分也。集音胡。結反。詬音后。

廉耻不立。且自不好。師古曰：自好，猶言自喜也。好音呼到反。苟若

而可。師古曰：若猶然。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師古曰：逝，往也。主

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服虔曰：音挺也。師古曰：挺音式。延反。主上

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

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師古曰：此於人主爲

不便也。便音頻。面反。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

職業者。粹於群下也。蘇林曰：粹，純也。言其勢力悉在羣下。俱亡耻

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

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

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師古曰：簠簋所以盛飯也。

新書解推  
挺遁也

方曰簠圓曰簋音坐汗穢淫亂男女亡別者

不曰汗穢曰帷簿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

罷軟曰下官不職師古曰罷廢於事也軟弱故

貴大臣定有其臯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師

曰諱古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

之域者師古曰譴責也何聞譴何則白冠釐纓

鄭氏曰以毛作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臯耳應

曰請室請罪之室蘇林曰音潔清胡公漢官車

駕出有請室令在前先驅此官有別獄也如淳

曰水性平若已有王罪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劍

當以自刎也或曰殺牲者以盤水取頸血故示

若此也師古曰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

罪者聞命而自弛師古曰中罪非大非小也弛

上不使人頸盥而加也蘇氏曰不戾其頸而親

盧結反其有大臯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

裁師古曰裁謂上不使挫抑而刑之也師古曰

髮也抑謂按之曰子大夫自有過耳服虔曰子

號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喜師古

讀曰喜音許吏反喜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古



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

人臣者主耳忘身孟康曰唯為主耳不念其身國耳忘家公

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

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

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

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李奇曰志記也

凡此上陳廉恥之事皆古記也如淳曰比謂比

方也使忠臣以死社稷之志比於金城也師古

曰二家之說皆非也此言聖人厲此節行以御

其群下則人皆懷德戮力同心國家安固不可

毀狀若金城也尋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

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

故吾得與之皆安師古曰夫夫人也亦顧行而

忘利守節而伏羲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

六尺之孤應劭曰言念主忘身憂國忘家如此

未能自立者也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

焉師古曰如此則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服

於主上無所失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服

事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師古曰誼上疏言



今此至三而止蓋史家直取其要切者耳



趙即兩引古語及黃明所謂引雷之義也

以古法形時弊

逐末好像秦季漢初風俗所趨

大命暗照無積貯說食為民天關係大命

論積貯

賈誼

堯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昔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為

顧

突然頓住句亦為入陸生驚為字使文帝惴然心驚亦可謂深洋太息之言

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阡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繫罷夫羸老易子而較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

駭字應為字誤

豈豈難言無益

驅民歸農是致積貯之本故時之策也

厚之同厚亦在積

字以言務農致積可

以免發為何苦不為自

計吃也

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竊為陛下惜之

請封建子弟疏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服虔曰一傳也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彊師古曰植

也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子

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師古曰藩翰得宜則嗣王安固故云

皇太子之所恃也代北邊匈奴與疆敵為鄰能自完則

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塵如黑子之著面師古曰

日黑子今所謂狀黑干也著音直畧反適足以餌大國耳師古曰餌謂為其所

食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

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

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

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

臣反者如蝟毛而起師古曰蝟蟲名也以為不

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如淳曰不誼諸侯彭越黥布等

師古曰斬讀與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

外師古曰諸侯國皆在關東故於東門畢以為

王師古曰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

功今淮南地師古曰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師古曰

兩諸侯梁而縣屬於漢師古曰為其吏民繇役

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應劭曰自悉其家資財補

錢用諸費稱此師古曰稱其苦屬

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

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

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孟康曰

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

起於新鄭以北著之河師古曰新鄭潁川縣也

反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晉灼曰包取也如淳

日捷接也師古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

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

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如淳曰



可二世安耳師古曰言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  
帝身及太子嗣位之時皆少也少謂年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

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

天下願指如意如淳曰但動願指高拱以成六

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

不定師古曰蓄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

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

事師古曰欲發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

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秦漢文卷之三終





中央研究院  
圖書室